

元文類

卷六十三  
之六十六

書

元文類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憲

公既卒於戍所衛州之明年丁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姑蘇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臣以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在君臣先其叙則然木有吉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姑蘇生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窆而還凡聞者莫不稱答其能拔

淡泉

姚憲

流俗善子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饒之石文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誘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特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輦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吊者乃三復是狀掌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

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

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日勿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旣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

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  
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  
獲子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問亦懷  
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  
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誼半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  
遐哉松年憾者忍復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  
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  
觀察使改節度判官公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為萬  
夫日隸其戲下

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營韓征淮南

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虜  
百聞功于廷賜人馬介  
閩于襄陽反寇洛西殘  
憲宗詔以漢地兵專營命

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  
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  
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  
鄧甃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屬縣新  
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撫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  
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及斧謀折馬足

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  
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死而顛  
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鞞裏創輿  
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  
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  
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成東安虎嘯一年還鄧  
戊光化州漕安陽灘會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  
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  
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  
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

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  
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  
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  
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  
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  
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  
舟入藤湖達溪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  
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  
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

鄂既下太傅收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  
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  
則無所施吾所以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  
爲衝地非材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  
已往戍聞荆關四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古  
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  
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  
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  
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禛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  
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禛孫死京師猶没入妻子

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  
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  
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  
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  
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  
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  
樹旗罈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諸將曰  
非用張其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救妻子火  
解舍倉庫而死清軍築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  
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

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  
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尺從平章移軍靜江四  
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  
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蠢起平章謂公  
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  
汝其芟之藏文才諭七寨斬邠陽令羅飛主常寧  
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肅隆劉監軍  
凡馘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日五十人安  
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  
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

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口位總管上西南夷  
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酋以降未至而還後征亦  
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八覲賜衣服弓矢鞍韉  
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七穴一發而踣語其友曰  
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以拔之虎怒爪鞞裂賴其  
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  
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  
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  
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馘其跳梁者  
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

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乃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出千戶者金符餘幼六

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如虺虎不聞括鬚視等塵塵以之膽膂秉旄遐荒宜一西南自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筍華其衣裳又勅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雕鞍金勒歸馬蹏蹏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



勞授報旣多蓋棺龍光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  
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  
殘閣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陸亦遐以勩無羞前人  
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一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郎公神道碑

姚燧

公郎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  
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台兵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  
洛磁濱棣七州之兵戍駐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  
是軍七年去城毫鹿邑避以河流蓄移戍潁州城久  
荒棄翦荆以茨隍塹樓世亦官舍民廬皆所繼始宋

黥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  
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  
漏丙夜伐五鼓適以為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騰  
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  
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  
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  
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砦功最幕  
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  
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

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畱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裏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

宜中挾益衛 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衛永路絕公從鄧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剽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詔鄙遏詔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鄙盜聞宣慰司將調

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衝焉摯金帛即說曰今盜  
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  
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  
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  
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  
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  
三之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  
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糶種  
絕至榔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  
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挾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

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  
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  
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  
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  
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者只而逃可前知  
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  
數糶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  
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  
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  
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榔民耄倪號呼遮畱如

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  
兵全集畿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  
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警以禍福皆不煩  
兵而從公旦徼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  
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劬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  
里峻二百里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  
因畱戍徼徼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徼民方安之尋還  
無爲省議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  
而閑之然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立有八年其  
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

直沈毅誦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  
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  
人部曲皆以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  
後卒十一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抗元謙紹  
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膺藁藏潁  
濱今將與平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  
足以信亦不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  
萬戶鎮撫卞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  
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  
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

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覬得  
焉由是萬三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  
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  
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書以捍侮四方勸  
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  
爲山嗣睢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  
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戮在授以總管得以  
下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勅敵且及膺堅城是臨莫  
不賈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干三軍入百死而

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四大藩諸侯殆成功九  
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非憑夫大帝赫怒有  
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  
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爲一人合發者也三夫人  
元配郝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  
姊娣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  
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撫部  
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  
平之次先泰元恒四女適郝長官子璧閭令子齡  
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祺幼未名

二女孫銘曰

嗟若邱公初由騎童嗣秉父節雖及鹿邑凡戍十年強敵尚逖城賴而南北交壤隣黥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北其羣一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曠入包匭乃昇承一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社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鄆大憚小悖剪無稽逋從八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療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社以前顛首奚恤維公懋

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旄縶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頽匱歸從先立烈勲于碑貽爰是謀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

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  
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  
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矣與  
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  
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鳴呼勞矣而官已足命也  
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  
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必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  
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乃序之曰王氏其  
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  
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

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  
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  
金符登最樊之外郭省旌楮縉百戰江中斷橫江  
鐵絙菑捷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  
旌楮縉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寂郢之柳林署省鎮  
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  
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  
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  
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

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兄弟新會慶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十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船至七

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

先是公嘗拙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三百五十馬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四人皆磔之椎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壞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畱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



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  
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為起廿九二  
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  
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  
梯崖絕谷逐索水則乘烏舡游擊之不盡不已其  
為什為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  
若可易不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  
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為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  
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  
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

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  
安願畱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  
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  
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堧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  
溟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  
崩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  
今吾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晉領汝膏十八年中  
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  
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

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  
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  
六兵艱施小兵弗讐勸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  
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  
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姚燾

楊公諱彥珍世沛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直  
皆不仕金一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  
沈而信修山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  
萬衆將之公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

藥氏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  
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  
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  
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  
戰襄陽走生一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  
書平章奧魚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  
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  
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逋  
民由雕碕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  
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

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亡  
慮若干萬沾饑羸爲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  
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若兵子珪能荷  
及矣請

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  
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  
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夫人同  
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  
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  
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

協祖繼祖字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  
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一什侃備僕女曾孫八人最  
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丈夫甥孫猶  
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  
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  
昌熾胤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  
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  
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  
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  
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

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  
砦萬石埧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母德章以拒合  
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朮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辨凌三山  
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  
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格子川又禽無名將樊  
城戰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  
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邊都  
銳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安  
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荆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  
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  
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著為邑  
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埧三先登進  
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  
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  
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為  
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  
阮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  
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

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十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礮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十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恃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

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畧孰速戰陳苟於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綏援抱以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陴陷陳折馘塞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叙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  
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鷹健獸逸羣  
振迅天於世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  
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過亂略  
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  
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  
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太今躬金歷祝斷有  
衆二萬來白脚  
太宗獨河且正亂棄民而戎轉鬪淮漢戍鄧空郭招  
逋立閉鄧八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

丐老而休年宜延黻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  
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  
五嬰虎符以庸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  
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堊今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  
數

元文類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白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  
 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  
 穆王御服盜驪驂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  
 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  
 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  
 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為冀  
 之衡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汴播

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  
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  
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饒召先行闕嘉其忠  
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  
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改信効左  
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爲受犒  
欲致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  
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  
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  
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

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  
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  
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  
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諫皆  
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  
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  
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  
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  
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  
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



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  
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  
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  
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  
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  
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  
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  
為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  
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  
開門納吾元

事

成終

朝肆不變市為具車馬遣

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閩昔者圖已  
而牟心此軍也居再月

太宗為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  
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  
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  
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翦荆棘墾萊疇寺田廬  
於黎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  
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  
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  
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為

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何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  
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  
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忠武公經略河南  
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  
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  
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二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  
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十里淪爲  
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  
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

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  
專里以塋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皆受  
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  
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  
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  
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  
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  
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一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  
必齒坐序飲其疏簡日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  
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

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貨樂施夫人霍以賢聞  
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  
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  
劉仲溫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  
之臣入無素勳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  
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  
十百千萬不能齊司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  
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  
昧者疑所適歸彼十若萬人犇走爲依求以自全  
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

質質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  
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  
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  
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  
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  
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  
能散宿居此後之功旣頌既豐而始大興此勢之  
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基堂之龍盾虎符列  
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偉  
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墓三卜

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  
里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  
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  
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  
年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  
興時如闔孺子賁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  
犇與國涉漢南驚來戍是州始脫危阨乃棄衆星  
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爨螽荐沴徙北就豐于洛之  
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

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徃返厚深之仁崇  
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  
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斯  
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  
者願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  
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  
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枚御史中丞魏初所遂  
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

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  
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  
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  
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  
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  
二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  
堂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爲  
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庶副班序正與  
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  
嗚乎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

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習六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  
渭世稱馮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  
崧後更崧以子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疆識賞於  
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幘由貧試吏征商  
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  
書職奏事嘗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  
清光右部侍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  
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  
多徒類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  
次畱後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龔縮公

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  
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  
極事治考且取換令沼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圍  
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  
戶抽一人借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執富室施  
計無所凡空鼠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  
江南既一阻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  
司事換僉山領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  
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歆瘴鄉盡俗上下山  
谷至不可一馬或輜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洽簡削

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旬換河北河南  
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  
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昧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擊  
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  
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  
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臯陞朝  
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  
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  
臺臣終日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  
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

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  
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  
臨繁處劇暇豫一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  
賦詩忘反移日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捧  
入盡於及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  
產不盈十金所標襟其閥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  
心迨氣息奄奄以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  
賜休復曰各伐一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  
文千篇晚而筆刀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  
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

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  
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溫  
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主自孱見靈竒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  
偏已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  
施也入司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  
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堞  
江之涓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  
也聞之幅幘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揉木  
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

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楔子構基也  
有華蟬媽冠雙綬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  
銓衮職禪也豈天為懸座右危也不盈其泉斯不  
歌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濤沱之川浩瀾瀾也苗  
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牲有穿  
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  
掌為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  
府提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

請言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其誠  
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  
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風無所厚薄  
者于塗必謙謹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大保  
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  
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  
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  
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  
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  
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



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  
明天子必將殃之耳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羅斯毒  
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効  
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龍泉上  
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灾又為文禱曰風者  
天之號令順四時温燠燠凜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  
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巳灾况暴厲無節亢涌谷  
起飄翔塵沙偃耒稼稼以病民哉未民恃以生上  
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仰以榮盛報事乎明神今夜  
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顛顛殫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

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可  
風灾衰息民賴至今尤究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  
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  
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不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  
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  
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  
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真其枉焉可  
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益益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  
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  
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為我

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偽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頽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爲市吏無所姦利駟僮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補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

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日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允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必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鷙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

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群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政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舉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臚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抗

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輻輳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

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淚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凡能反復

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  
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彞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  
辭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  
有鎡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聞  
闈泉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  
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襍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  
頤雨渥風衰誠之格思罪入髡彫有少枉疑猶已  
喝飢不身之私竭蹙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  
法小笞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涯皆所徃釐

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音中塗其萎識不識  
悲中郎諧碑泰無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大  
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  
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  
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  
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  
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  
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

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  
志亦懃哉會荐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  
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  
所撰誌銘摹以蠟帛副吾家來願為銘樹石以表  
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  
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  
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主事希夷即太常公太常  
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  
生金儒林郎顯儒林生國子監丞杰基國子生耀  
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相措主皇東平勸農使膺

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  
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為非  
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  
多哉燧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  
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叙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顯頊子孫官居功  
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  
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曰意昌  
意生高陽是為顯頊顯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

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二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  
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  
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  
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  
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  
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  
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  
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  
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

公圉立文公卒長子袒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  
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  
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過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子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  
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拊曰共令蔡人  
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  
公卒弟宣公杵臼立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  
愛恐禍奔齊桓公使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

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  
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  
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米田完謚敬  
仲生田穉孟夷孟夷土渚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  
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  
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  
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  
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  
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  
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  
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廿六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  
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齊襄王卒  
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膚王建遷之共自  
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二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爲虞中同爲媯亦同爲田之未分者後建三  
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  
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  
王以田豐爲世睦侯次敬丁後莽死豐必群亂

過江居吳興改姓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  
以世末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  
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  
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前遠寔字仲弓後漢大將  
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謹休光謹字秀万  
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徵  
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眇建興中渡江  
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  
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楸康康生盱眙太守英  
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岷兵校尉鼎鼎生散騎

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  
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元霸先休先  
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  
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  
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  
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司  
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  
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祕  
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  
丞灌高安二子伯心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



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  
至機三十九世累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  
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  
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  
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  
高平今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  
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  
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厝備或世  
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  
及其匱焉初不預焉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

今元凱悼陳氏入四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  
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  
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寔於三易代八世  
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  
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  
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  
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  
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崇高阻西鶩兮函嶠趾北印兮坡陀壩  
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藩兮幾何所既

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  
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  
兮思慎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  
庶階茲兮來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胄兮華  
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  
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  
而中絕于向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  
坐令自今讀共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  
者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認與媯水兮齊  
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  
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  
山西提刑馬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  
援翰昔毅與子掌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  
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  
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  
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  
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鄧  
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

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  
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八高以歲丙戌生  
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也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  
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  
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  
為掾已未遣迎

世祖於江比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  
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  
又君考提舉府君憂安西二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  
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

王府以君為太原舊由其地名鹵民盜煮食有司  
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上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  
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是都  
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八君以為若然是驅是邦  
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不惟衆遣吏巡邇不使賤  
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權日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  
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  
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  
尚俠其事如李壇將為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

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為忻之監州阿  
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  
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為 祖宗之法  
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  
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成西川  
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為兵  
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迫君  
詣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  
為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  
優者為兵劣貨其力令出人稱為平有泣謝者初

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王人者言  
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  
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  
為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  
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三家復  
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  
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張某者冒有王  
氏子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  
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

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營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又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命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美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

勃利臧獲又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父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柳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塋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五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

乎繼妣邢夫人生穀投穀穀濟投宿衛成廟穀掾  
河東憲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  
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  
然輕合權輿撓酒以金矢死不諭小棘見告聞已  
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  
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 聖代  
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何克再家慶秉將  
戲民有不幸為勢壓抑無待籲七不我則徃直謂為

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  
有條理施以裕人公目奉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  
師匪其人學則滯也冊穀毅齒胄從許文正耳其嘉  
言目其善行故出田川世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  
贊毗不昌其身而曰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  
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元文類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脩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虜

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  
凱雅從回鶻國主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  
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妣  
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  
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即王王生  
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  
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  
輒授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

世祖王郎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  
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 上善

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為京兆宣撫  
使關中時為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  
為獷俗摧強破姦織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  
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  
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  
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  
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為本餉餽亦給  
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子數倍工曰歲月雖久  
子止牟毋後遂著為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  
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



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  
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  
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  
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  
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  
母弟旗指六詔群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即下天  
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為今日神器所  
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  
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  
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主威明糾感

群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以命趙良弼假事往覘  
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畱守至是  
發河朔民為兵將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  
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  
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世祖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  
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口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  
所語上驚曰顧乃大車干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  
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  
如王筭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  
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

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  
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  
會之乘不容髮間 上良乂曰吾意決矣翼日登  
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俛爲高麗國  
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  
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  
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一日至宣即  
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  
召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  
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

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 乃遣萬戶劉黑  
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 約捕至關而就縛  
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  
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  
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 王曰身承密旨君  
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  
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  
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  
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旣行濟隍完城儲材聚糧  
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尸

諸康衢然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傳赦殺賊擅發詩  
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竢嚴命  
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  
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  
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椿遣其子執二  
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  
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來吾知其無能爲  
也悉殺此曹徒携衆心因其怖死釋罪籍力乃送  
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  
果得此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峇

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其州  
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  
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  
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  
前驅不利既而汪帥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  
覽峇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  
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  
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  
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  
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

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  
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  
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  
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  
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  
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  
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雷千吏請誅以戒王曰  
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  
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  
安撫程都統張叙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

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  
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  
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  
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  
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  
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王曰朕欲  
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  
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  
遷轉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

每慟嘔血毀瘠終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  
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  
退為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  
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眾諸侯聳懼  
聽命其為民害者登與除之為民利者登與興之  
凡兩閱月召還俄以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強  
起之墨衰即事白曰王居憂中書滯事十數上曰  
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折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居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  
顧諸相歎曰廉相四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

既回殆將沮撓濶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  
下教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脩長於吏  
治者各一人中書以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  
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  
領左右部俄其當自相攻擊詔中書鞠實王窮詰  
其罪奏仗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  
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  
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  
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  
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

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  
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又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  
陛下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  
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  
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  
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  
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  
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  
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

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尚爾遲一回對曰欽察大帥  
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  
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  
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少  
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  
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  
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  
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  
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敷任之運司按察撓亂  
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

汚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  
所言必使群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  
塞匿贖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  
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  
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  
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口詔併  
釋匿贖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贖馬丁亦未嘗有詔  
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為罪  
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  
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

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上其間希憲家居  
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  
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合馬讒曰口與妻帑燕樂  
爾土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  
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  
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  
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  
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  
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  
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犖哥行省鎮遼霄

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有與入辭朝廷大  
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 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  
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階班師也妻述天命朕心  
不忘丞相卿實當為顧自退託爾遠霄戶不數萬  
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  
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  
卿往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  
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掌  
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以牒告王即遣  
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有堂徑坐榻上

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  
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為之言稍寬待對  
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  
自如曰大臣無為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  
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  
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  
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衛其以馬依元  
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  
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  
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譙公主



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  
怒起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  
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  
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  
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  
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  
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  
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  
新附來遠人 上夜召王賜坐曰荊南入我版籍彼  
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

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鄉疾非宜  
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  
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  
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荊湖行省承制  
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  
諸軍毋擅離部關城門勿譏往來施燈火之禁通  
商販之塗館傳豐潔邸舍相望弭聽止虐掩骼埋  
胔鬻孳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  
材者官之不間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  
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山巖耆倪人與王對瀉瀆水

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種三年半征取沙市  
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畿發之以振  
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  
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子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  
輒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  
稱庶民云王或疾士民研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  
語及必頌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  
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揚一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欵  
重慶趙定應堅守耻降山遣使納欵王語二使曰歸

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 天子詔安  
爾土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  
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坐城勁士其仁政為何如  
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日有圍納欵王移文其省使  
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擇  
來至曰願奏土風於 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  
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共心哉且 天子仁聖不重  
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  
樞密臣發之 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

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生文忠奏曰江陵濕熱柰希憲沈疴何。上即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畫版。瞻禮王囊囊蕭然琴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饁夫日勅供餽。王語太常曰忠良曰一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黨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

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庶公復相久矣。能起庶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疾苟能戒謹誠如聖喻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

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為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

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  
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然卿乘軒論道時至  
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位輸  
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  
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群小吾為公  
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市不宮工部官請曰牡  
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十太子知出公家矣  
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  
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幸方兩病退顧以花求媚  
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中書王稱疾薦一

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于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  
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  
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群邪蠱附誤國害民病  
之夭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  
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  
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  
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  
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不足  
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  
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臯夔伊

傳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  
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為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  
以為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  
志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  
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  
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計聞 天子痛悼士  
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  
死矣吾復何望 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  
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  
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字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

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  
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  
海撒女也實元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  
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  
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恒  
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  
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  
適管軍萬戶何德溫 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兩  
夫人追封魏國夫人 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

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  
皇上既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勣 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謂名言然勲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 大君 嶽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

世祖如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恒陽王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 聖皇大開明堂四朝寧侯奏功效良手援群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天子母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霄安化齊魯嗟病天有偏恩我不久公 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行坐嘯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

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闕何施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嘆尚在肖息鏡攷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帝曆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前勩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劓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徙蒙城又徙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

心鉏耜氣長出入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于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濯破獨松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

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  
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進戰蘭溪斬  
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  
燭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  
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  
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倖於衢門獻大將魏福興  
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趙秀王  
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  
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  
馬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

傅等百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船  
七十八艘十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  
萬戶佩金虎符俄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  
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臺為都帥東陽賊張九強  
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  
尚忙古臺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等賊  
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人公畱鎮閩宋故將黃華  
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  
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  
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



大將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袒  
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  
其秩頒宣勅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  
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  
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  
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筭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  
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  
元帥賊擣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  
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九七日賊陳吊眼聚  
衆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吊眼隘險

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吊眼手殺妻子潛遁獲  
馬五百明日吊眼寒千壁嶺拒我公誘吊眼釋兵  
面語吊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吊  
眼及擒賊八十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  
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  
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  
寧賊黃崑平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  
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  
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  
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嚴陳

慶半日華敗走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勅副雪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 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弄十改宣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為尚書行省復參政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鷄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潜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

詹老鷄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食 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秧若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 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驢 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鈞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

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爪哇黥我行人孟琪詔以  
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廷平海行中  
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  
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良田  
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卅年正月  
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  
將步軍期集八節瀾王土罕畢闍耶舉國將遣其  
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  
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西來賊戰戰至  
暮賊敗公虞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

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  
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  
旁小國公帥十人深入盧葛郎王次子燒其宦比  
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闍耶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  
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  
月一日獻俘紫壇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  
畢闍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 成宗登極改福  
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軍也大德  
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  
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

行省平章 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 成宗御服  
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必日事在至大  
元年至是兵廿四制賜 世祖御服七人金紋幣  
今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  
之路寢計聞詔若曰抒忠竭力國之幸臣也其令  
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祥符之中入湖里春秋  
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以双順佐理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武  
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勅命  
臣明善為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 高梁公始提

孤軍為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  
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  
功臣亦云厚矣建戲禱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  
七十子男數人斯又何耶蓋 世祖方夷大患致  
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  
有功土室固大有德在民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  
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  
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

太祖辟國勸金滅夏 世祖一統乃屋宋社維此

宋孱元戎是禡 帝曰丞相汝師渡江凡爾征夫  
母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劍愕眙萬夫矢  
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既虜  
元王丞相還朝群盜驩跳執戈魚休首鼠林莽乘  
暗發鶻朝斬千聲暮焦萬歎寺栖巖巢夜出民騷  
凡二十年有伐斯馨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  
罪飄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  
穴窟載一歎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 帝曰噫嘻  
迨厥罪魁汝賞彼管梁 承聖百戰百勝勲在宗  
稷著于國凶令既蕃既宣極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

平平爵以功 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  
完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  
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  
繩奕世重景何可紀齡

稟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稟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  
佐命勲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  
政事忠獻公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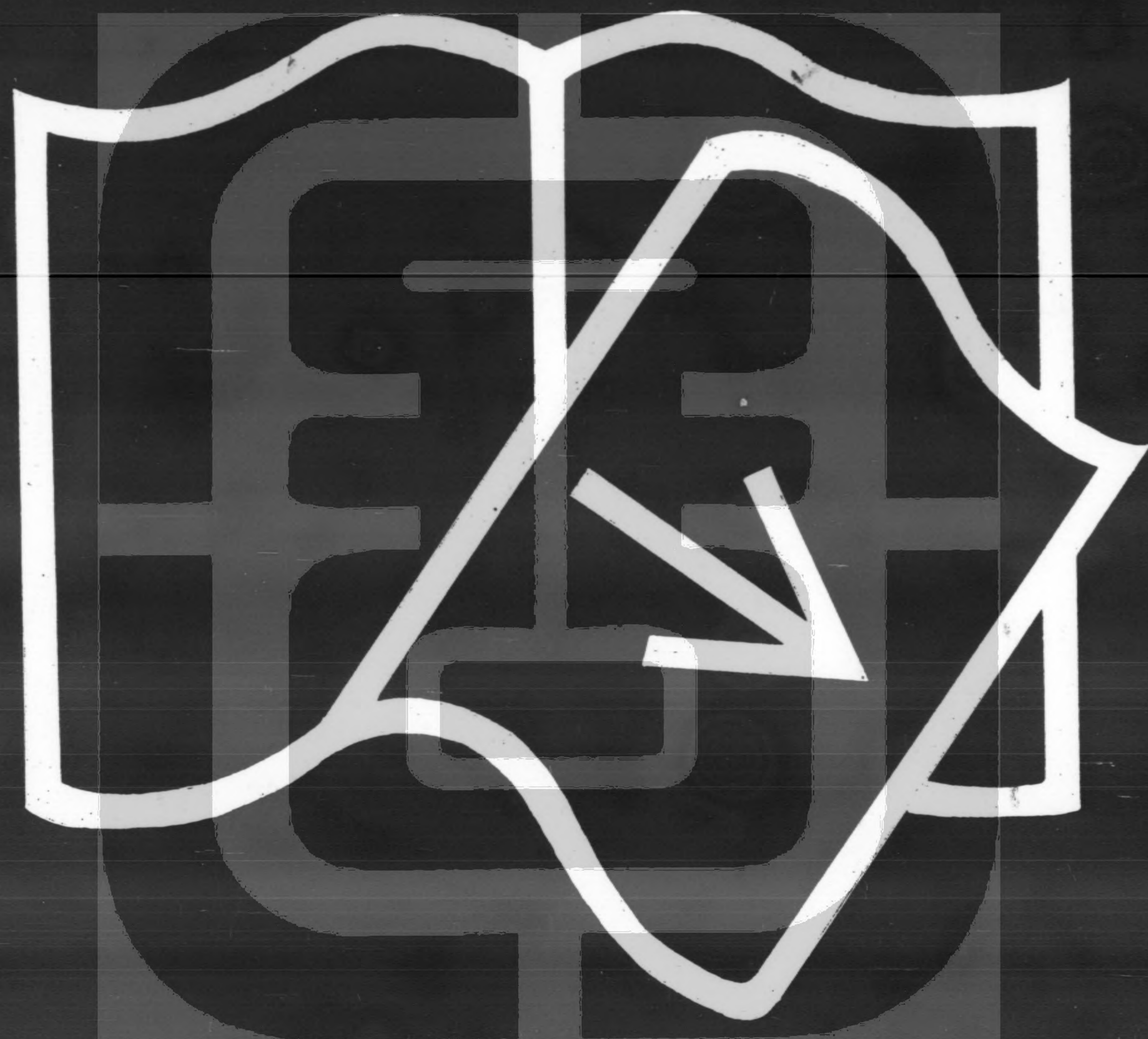
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為國元  
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

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  
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為神君數年去從  
世祖軍又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盡蹈前  
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剝  
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  
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  
平民自以不訟乃脩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  
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明法律  
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士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  
厚而人能垂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道

今橐城人或譙為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聞君諱文  
直字彥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  
法律初忠獻及李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  
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  
食者餘百口待繭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  
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  
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  
甚仁里間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  
所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  
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

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塋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棗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塋于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閱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勲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也。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

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也。田萬戶曾孫男鈞。劍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柰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第第勞苦三二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待表與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



原件短缺



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  
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魏魏閔閔赫赫父景佩黃金  
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冰  
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噐之盈而  
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厦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  
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鑿和至止惟彙弟之榮惟章  
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嘒彼厚壤九門北原  
下有九泉孰急斯賢嘒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  
鸞孰靳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人而弗達德也

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之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  
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于土母生  
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之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微  
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  
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  
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  
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  
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願見于吾請見子于朝君  
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  
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

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 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 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 中書頒制于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寶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

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 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貢免天下儒士徭役 君實贊之君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 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日實曰宐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其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諧 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 果人天孰䟽親暫而其顛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 天民無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斲存者奚哀遊者奚憾鬱乎藪澤萃乎

巖峰違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  
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元文類卷第六十五

元文類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畱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  
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  
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  
鐸字彥中始齒從府君出禮賓客容已落落善占  
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竒氣偉節自致至元八  
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  
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畱給事邸中久

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  
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  
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史  
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  
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  
訪司即用公爲副使間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  
土風因畱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  
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寤

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寤以四月辛酉其域距  
祖塋五里公性開䟽與人交底裏傾盡爲政多本  
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  
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  
即俯拾俟有閒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  
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  
財吏展轉賂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  
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  
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  
遂爲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

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  
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賞  
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  
拜曰我當答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  
兵伍為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  
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  
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六兩三日在閩屬行省  
臣有以采銀為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  
而地實無礦民徃徃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  
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哩中讎誣其有反狀州

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惜曰有是乎有是  
乎即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不多於閒放之  
時故其施為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  
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令充周  
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會祖忠源仕金  
為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  
也以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  
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  
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  
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  
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  
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  
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  
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燾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  
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  
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徃徃援琴以  
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

年距公墓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  
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䟽䟽構之渠  
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消謂德  
既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瀰其盈不侈其傾以  
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近西山之原  
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爲鐵木迭兒  
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  
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  
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  
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丁矣陛下幸昭雪而贈  
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  
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八日臺臣以聞制曰可  
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  
朶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錄  
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西

以鐵木迭兒為丞相踰朔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面又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  
宰輔撓制中書諷以丑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  
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  
脅畱守出之及強以它女嫁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名畱守將罪之畱守昌言大奴所  
干非法不敢從它實亡罪丞相語訕得解去而中

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名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傳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女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皇帝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名蕭拜住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旣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外俱見



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  
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 天子  
久亦覺其所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  
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八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  
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省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 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  
木迭兒諸子列在禁 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  
不得達及珪拜平章 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  
拜住曰賞罰不當枉 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躡之鐵木迭兒之子  
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  
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  
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  
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  
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  
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  
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  
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  
忒竒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

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在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

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與右丞相荅刺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

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

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之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間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

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  
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  
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  
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  
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  
才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  
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  
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旨只觀政要公  
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  
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

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  
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  
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  
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  
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  
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  
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  
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入匠總管

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宗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持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紕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巖膠箱竊秉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虓猭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尚孝押不防兇藉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

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姦忠敷言萬方  
大道爲公至榮 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  
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定天下 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

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  
俊之士諫歌德業贊表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  
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  
斯世安富尊榮自壯不土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  
統初 天子慨然思古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甚

酌事宜立成憲以貽 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  
刑政之要習乎禮律 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尚  
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  
去又以爲禮樂之興出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  
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人時則有若王公磐石以亡金  
高科大儒名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  
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其權矣故承旨劉公  
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  
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  
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

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  
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漸盡閣學  
士忽都魯都兒弥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 上言之 上以為  
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  
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威州洛水人五世祖逸  
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  
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  
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

主簿懋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  
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  
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  
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  
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  
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  
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  
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

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  
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  
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  
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  
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  
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適  
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

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塞先  
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  
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  
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  
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  
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  
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  
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



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詠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

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情容不以  
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  
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  
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  
方服闕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  
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  
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  
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  
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天將誰屬乎因感  
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

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  
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  
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  
而奉親榆莖滄瀨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  
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  
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為浮夸朝豔夕壞孰為  
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  
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  
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

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炳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潛邸郝文忠公一經之使宋也宋人畱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名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採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

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  
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  
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  
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  
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  
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  
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  
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  
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

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之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  
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必以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  
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  
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  
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  
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  
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  
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  
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  
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

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  
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  
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  
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  
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  
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  
其三人夫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  
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

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  
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  
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  
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瘳蠱賊陰消陽明君子  
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  
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  
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  
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元文類卷第六十六



程